中山狼傳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中山狼傳
作者：馬中錫　明朝

本作品收錄於《東田文集》

趙簡子大獵於中山，虞人道前，鷹犬羅後。捷禽鷙獸，應弦而倒者不可勝數。有狼當道，人立而啼。簡子垂手登車，援烏號之弓，挾肅慎之矢，一發飲羽，狼失聲而逋。簡子怒，驅車逐之，驚塵蔽天，足音鳴雷，十步之外，不辨人馬。

時墨者東郭先生將北適中山以干仕，策蹇驢、囊圖書，夙行失道，望塵驚悸。狼奄至，引首顧曰：「先生豈有志於濟物哉？昔毛寶放龜而得渡，隋侯救蛇而獲珠。龜蛇固弗靈於狼也。今日之事，何不使我得早處囊中，以苟延殘喘乎？異時倘得脫穎而出，先生之恩，生死而肉骨也。敢不努力以效龜蛇之誠！」先生曰：「嘻！私汝狼，以犯世卿、忤權貴，禍且不測，敢望報乎？然墨之道，『兼愛』為本，吾終當有以活汝。脫有禍，固所不辭也。」乃出圖書、空囊橐，徐徐焉實狼其中，前虞跋胡，後恐寔尾，三納之而未克。徘徊容與，追者益近。狼請曰：「事急矣！先生固將揖遜救焚溺，而鳴鑾避寇盜耶？惟先生速圖！」乃跼蹐四足，引繩而束縛之，下首至尾，曲脊掩胡，蝟縮蠖屈，蛇盤龜息，以聽命先生。先生如其指，納狼於囊。遂括囊口，肩舉驢上，引避道左，以待趙人之過。

已而簡子至，求狼弗得，盛怒。拔劍斬轅端示先生，罵曰：「敢諱狼方向者，有如此轅！」先生伏蹟就地，匍匐以進，踧而言曰：「鄙人不慧，將有志於世，奔走遐方，自迷正途，又安能發狼蹤，以指示夫子之鷹犬也！然嘗聞之，『大道以多歧亡羊』。夫羊，一童子可制之，如是其馴也，尚以多歧而亡；狼非羊比，而中山之歧，可以亡羊者何限？乃區區循大道以求之，不幾於守株緣木乎？況田獵，虞人之所事也，君請問諸皮冠；行道之人何罪哉？且鄙人雖愚，獨不知夫狼乎？性貪而狠，黨豺為虐，君能除之，固當窺左足以效微勞，又肯諱之而不言哉？」簡子默然，回車就道。先生亦驅驢兼程而

進。

良久，羽旄之影漸沒，車馬之音不聞。狼度簡子之去遠，而作聲囊中曰：「先生可留意矣！出我囊、解我縛、拔矢我臂，我將逝矣。」先生舉手出狼。狼咆哮謂先生曰：「適為虞人逐，其來甚速，幸先生生我。我餒甚，餒不得食，亦終必亡而已。與其飢死道路，為群獸食，毋寧斃於虞人，以俎豆於貴家。先生既墨者，摩頂放踵，思一利天下，又何吝一軀啖我，而全微命乎？」遂鼓吻奮爪以向先生。先生倉卒以手搏之，且搏且卻，引蔽驢後，便旋而走。狼終不得有加於先生，先生亦極力拒，彼此俱倦，隔驢喘息。先生曰：「狼負我！狼負我！」狼曰：「吾非固欲負汝，天生汝輩，固需我輩食也。」相持既久，日晷漸移。先生竊念：「天色向晚，狼復群至，吾死矣夫！」因紿狼曰：「民俗，事疑必詢三老。第行矣，求三老而問之。苟謂我可食，即食；不可，即已。」狼大喜，即與偕行。

踰時，道無人行。狼饞甚，望老木僵立路側，謂先生曰：「可問是老。」先生曰：「草木無知，叩焉何益？」狼曰：「第問之，彼當有言矣。」先生不得已，揖老木，具述始末。問曰：「若然，狼當食我邪？」木中轟轟有聲，謂先生曰：「我杏也，往年老圃種我時，費一核耳。踰年華，再踰年實，三年拱把，十年合抱，至於今二十年矣。老圃食我，老圃之妻子食我，外至賓客，下至於僕，皆食我；又復鬻實於市，以規利於我，其有功於老圃甚巨。今老矣，不得斂華就實，賈老圃怒，伐我條枚、芟我枝葉，且將售我工師之肆，取直焉。噫！樗朽之材、桑榆之景，求免於斧鉞之誅而不可得。汝何德於狼。乃覬免乎？是固當食汝。」言下，狼復鼓吻奮爪以向先生。先生曰：「狼爽盟矣！矢詢三老，今值一杏，何遽見迫耶？」復與偕行。

狼愈急，望見老牸，曝日敗垣中，謂先生曰：「可問是老。」先生曰：「鬌者草木無知，謬言害事。今牛禽獸耳，更何問為？」狼曰：「第問之。不問，將啗汝！」先生不得已，揖老牸，再述始末以問。牛皺眉瞪目，舐鼻張口，向先生曰：「老杏之言不謬矣。老牸繭栗少年時，筋力頗健。老農賣一刀以易我，使我貳群牛事南畝。既壯，群牛日以老憊，凡事我都任之：彼將馳驅，我伏田車，擇便途以急奔趨；彼將躬耕，我脫輻衡，走郊坰以闢榛荊。老農親我，猶左右手。衣食仰我而給、婚姻仰我而畢、賦稅仰我而輸、倉庾仰我而實。我亦自諒，可得帷席之蔽，如狗馬也。往年家儲無儋石，今麥收多十斛矣；往年窮居無顧藉，今掉臂行村社矣；往年塵卮罌、涸唇吻，盛酒瓦盆半生未接，今醞黍稷、據尊罍，驕妻妾矣；往年衣短褐、侶木石、手不知揖、心不知學，今持《兔園冊》、戴笠子、腰韋帶、衣寬博矣。一絲一粟，皆我力也。顧欺我老弱，逐我郊

野；酸風射眸，寒日弔影；瘦骨如山，老淚如雨；涎垂而不可收，足攣而不可舉；皮毛具亡，瘡痍未瘥。老農之妻妒且悍，朝夕進說曰：『牛之一身，無廢物也：肉可脯，皮可鞮，骨角且切磋為器。』指大兒曰：『汝受業庖丁之門有年矣，胡不礪刃硎以待？』跡是觀之，是將不利於我，我不知死所矣！夫我有功，彼無情乃若是，行將蒙禍。汝何德於狼，覬倖免乎？」言下，狼又鼓吻奮爪以向先生，先生曰：「毋欲速！」

遙望老子杖藜而來，鬚眉皓然，衣冠閒雅，蓋有道者也。先生且喜且愕，舍狼而前，拜跪啼泣，致辭曰：「乞丈人一言而生。」丈人問故，先生曰：「是狼為虞人所窘，求救於我，我實生之。今反欲啗我，力求不免，我又當死之，欲少延於片時，誓定是於三老。初逢老杏，強我問之，草木無知，幾殺我；次逢老牸，強我問之，禽獸無知，又幾殺我。今逢丈人，豈天之未喪斯文也。敢乞一言而生。」因頓首杖下，俯伏聽命。丈人聞之，欷歔再三，以杖叩狼曰：「汝誤矣！夫人有恩而背之，不祥莫大焉。儒謂受人恩而不忍背者，其為子必孝，又謂虎狼知父子。今汝背恩如是，則併父子亦無矣！」乃厲聲曰：「狼速去！不然，將杖殺汝！」狼曰：「丈人知其一，未知其二，請愬之，願丈人垂聽。初，先生救我時，束縛我足，閉我囊中，壓以詩書，我鞠躬不敢息。又蔓詞以說簡子，其意蓋將死我於囊，而獨竊其利也。是安可不啗？」丈人顧先生曰：「果如是，羿亦有罪焉！」先生不平，具狀其囊狼憐惜之意。狼亦巧辯不已以求勝。丈人曰：「是皆不足以執信也。試再囊之，我觀其狀，果困苦否？」狼欣然從之。信足先生，先生復縛置囊中，肩舉驢上，而狼未之知也。丈人附耳謂先生曰：「有匕首否？」先生曰：「有。」於是出匕。丈人目先生，使引匕刺狼。先生曰：「不害狼乎？」丈人笑曰：「禽獸負恩如是，而猶不忍殺。子固仁者，然愚亦甚矣！從井以救人，解衣以活友，於彼計則得，其如就死地何？先生其此類乎？仁陷於愚，固君子之所不與也。」言已大笑，先生亦笑。遂舉手助先生操刃，共殪狼，棄道上而去。